



踏遍田垄的足迹

■ 刘璫

入秋之后,暑气仍在。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遥感测量的实地调查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

这次我们要去的小山村,深嵌在黄土高原腹地。晨曦未露,我们就出发了。车驶下高速,路一层层“褪色”——柏油路变水泥路,水泥路又变成坑洼土路,最后连土路也隐没,只剩荒草间三轮车碾出的浅痕,蜿蜒伸向远方。路旁的荆蒿密密地擦着车门,吱呀作响,像在低声抱怨我们的“冒犯”,车身上转眼便爬满一道道苍白的划痕。

玉米从两侧挤过来,高过人头,密不透风,绿得汪洋恣肆。秸秆斜斜地探出青碧饱满的棒子,顶端的须子早已失了盛夏的水灵,干褐发棕,蜷曲着散在风里。我摇下车窗,风灌进来,裹着一

股青秸秆晒透了的甜腥味,闷闷的,丝丝缕缕地往鼻子里钻。

同事小乔坐在副驾驶座上,膝上摊着平板,满屏的样方图斑如棋盘上散落的棋子。他是90后,脸膛晒得黧黑发亮,那是黄土与日光经年摩挲出的釉色。后来我才知道,他已连着在野外跑了一个月,是名副其实的烈日下炼出的“蒸汉子”。

车经过一段布满蒿草的土路,再也无法向前,只能徒步。小乔背起鼓鼓囊囊的背包,一手端着平板,腰间别一把工兵铲。我低头瞥见他脚上那双运动鞋——灰扑扑的,辨不出本色;鞋面布满深褶,几处磨得发白,旧土覆新土,像一本被反复翻阅的旧书,页页写着跋涉。他熟稔地辨了方向,抢在前头,只吐出一个字“走”,便一头扎进草丛。

今夏雨水丰沛,山间的蒿草疯长,

织成密不透风的“绿墙”。人走进,草没过腰际,像是洄游在一片汹涌的绿浪里。小乔挥着工兵铲,左右拨开草障,一脚一脚替后头的人踩出浅窝。草叶划过裤腿,沙沙作响,偶尔惊起一只蚂蚱扑棱棱弹射到远处,蝉在枝头歇斯底里地嘶鸣。我们一行三人在草丛里艰难地跋涉,不多时便气喘吁吁,汗珠砸在草叶上,滚落进土缝里。

走了一程,小乔忽然顿住,拍了拍额头:“防蛇的药片,忘带了,咱们走路时注意些。”他懊恼地蹙了蹙眉——这个时节,蛇最爱藏在阴凉の草窠里。

日头越攀越高,毒辣辣地悬在头顶,晒得头皮发烫,汗水咸涩地蜚进眼眶。小乔后背湿透,深色汗渍从肩胛洇到腰间。他步子沉稳,每到样方点便蹲下拍照、录入地类作物面积,指尖敲击干脆利落。忽遇一块半坡样方,

坡陡草盛,他夹紧平板,两手交替薅住草根攀爬上去。我仰头望去,他裤腿沾满带刺的草籽和苍耳,却浑然不觉,只顾着对焦、填表、上传,汗珠顺着下巴滴落,坠进草丛,无声无息。他不急不躁,一道坡一座山地翻,非要走到地头亲眼核验才算踏实。从清晨到下午,辗转七八个样方,手机步数已悄然越过两万。

日头偏西,我们踏上归途,长长的人影投在黄土地上。小乔走在最后,边走边翻平板,对照片和数字反复核验,嘴唇发干起了白皮,水壶就在背包侧兜,却愣是没喝上几口。

暮色渐浓,小乔与我们挥别,走回单位大楼,肩头披着一抹霞光,在楼前弯腰拍去裤腿上的苍耳和尘土,那双鞋重重跺了跺地,扬起一小片尘雾。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吕梁调查队)



一茎清荷

赵佳艳 摄

只此青苔

■ 李宏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没想到千年之前王维笔下大秦岭空灵幽深的一幕会再现于延安甘泉大峡谷!这儿谷道蜿蜒,不见人、闻其声,是寻常,尤其两侧岩壁上随波逐流、绿茵茵的青苔,在干旱缺水的陕北着实鲜见!

岁月的长河、清冽的甘泉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留下了一道道隐没于地下、深情的波纹,外界对其不知晓、不了解,多少次擦肩而过,但它们仍不离不弃,在黑暗中默默前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大峡谷从发现到开放十年来,游人如织,那鬼斧神工的奇特地貌,就像流动的历史忽然被摁下了暂停键,让人们有机会停下脚步,去反复阅读、欣赏和理解。

甘泉大峡谷为红砂岩地质,历经千万年地壳运动、风沙切割和流水溶蚀、冲刷,形成极为罕见的沟谷型丹霞地貌,其规模、景致、色彩上乘,成为中国丹霞地貌“新宠”。上天偏爱有加,给赤裸的岩壁再披上一层绒绒的绿装,立马增添了青春活力与勃勃生机。当阳光照进峡谷的那一刻,光与影随着太阳角度不时变化,使岩壁呈现出赤橙黄绿等绚丽多彩、奇异梦幻的一幕,留下“世界活丹霞,中国梦之谷”美名,好一处悠悠长河、岁月静好。

景区有大小120余条峡谷,在已开放的月牙谷、蝴蝶谷等8条峡谷中,我们游览了规模较大的龙巴沟和有“摄影家天堂”之称的桦树沟。龙巴沟全长2500米,可游览部分长800米,高10至20米,宽1米许。桦树沟可游览部分长1100米,高20多米,宽一两米,后300米最为经典,两峡有所同,有所不同。峡谷九曲回环,时宽时窄,窄的地方仅容一人侧身或俯身通过。一段峡谷上窄下宽,四周全是红岩流水般的肌理线条,仿佛步入时空隧道,奥妙无穷。当阳光穿透峡谷缝隙,形成一道道柔美的光柱,侧看则似一面即将开启表演的曼妙光幕,美轮美奂。峡谷溪水潺潺,两侧岩壁凹凸有致,如精心打磨的雕塑艺术,有抽象的、有形象的,或人物或动物或故事,栩栩如生。有的像刚刚梳理过的长发、端庄秀美,有的似顺滑流畅的丝绸、极富质感,有的如隆起的肌肉、强健有力,青苔前后不离左右,浓淡抹总相宜。还有泉水叮咚、悬泉小瀑映入眼帘,合成一曲“信天游”,这完全属于陕北黄土高原特有的浪漫。我一路狂拍,还是想多留几图或者生怕错过什么。

高原之夏是宁静的,穿行峡谷是清爽的,起始凉风,而后冷风,因峡谷内外温差大,人谷需加一件防晒衣,不是防晒,主要是防冷。正因为峡谷深邃,谷内气温低,水分蒸发慢,可以长期保持湿润的环境,加之周边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才养育了如此独特的青苔景观。沿途看到“保护青苔就是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做文明游客,请手下留情!”等警示,心生敬意与怜爱,立即打消了轻抚一把青苔的念头。



秋日翠峦

王鑫和 摄



外婆的小院

■ 杨燕

小时候,每年夏天我总是在外婆的小院度过,小小庭院藏着整个夏天最鲜活的风月,也藏着我岁岁念念、从未消散的温柔旧时光。

夏日的风是莽撞热烈的,吹醒了外婆小院的所有草木。院边绿竹拔节生长,一寸寸向上奔赴天光,像是与盛夏光阴竞速,日日葱茏、夜夜拔高,青翠的枝叶摇荡满院清风。阶前吊兰垂落青蔓,垂枝轻拂,叶影悠悠,似在晨光暮色里静静冥想,舒展纤细枝桠,宛若轻桨划开流云晚风,从容温柔,自成诗意。

院角篱边,草木皆是鲜活肆意模样。无名野草挨挤拥挤,顺着墙根、沿着菜畦肆意蔓延,岁岁生生不息,踩着盛夏的节拍蓬勃生长,鲜活又热烈。最是张扬属朝天椒,枝桠挺拔,果色灼灼,一身红火意气,执拗地与炎炎夏日一较高下,藏着乡夏独有的泼辣鲜活。西红柿性情温润随和,褪去青涩青绿,渐渐晕染出温润绯红,一团团、一簇簇缀满枝丫,似揉碎的晚霞落于庭间,温柔饱满,暖意融融。

院外塘边的蒲草,最是霸道蓬勃。不过朝夕之间,便浩浩荡荡铺满整片泽塘,葱茏连片,密密匝匝。热风掠过,蒲叶层层起伏,似碧波翻涌,成了一方静谧的绿色沧海,漾着夏日独有的蓬勃生机。

满园热烈喧嚣里,唯有黄瓜最是恬淡从容,用温柔抚平盛夏的狂躁。竹架错落舒展,藤蔓肆意攀爬,层层翠叶蓬松繁茂,织就满架清凉。修长的黄瓜垂挂枝叶之间,带着嫩黄残花,沾着细碎天光,鲜嫩清甜。丝瓜偏爱秋光,不及夏时鲜活,唯有这满架黄瓜,独担起盛夏的清欢。随手摘下一根,脆嫩多汁,清甜入喉,燥热尽数消散。

盛夏的雨,亦是热烈坦荡,从不拖欠。骤雨忽至,雨点噼里啪啦敲打篱笆、枝叶与青瓦。滂沱雨珠酣畅泼洒,转瞬浸润小院的菜畦泥土,每一株果蔬草木都饱饮甘霖,愈发青翠鲜亮。雨歇风停,碧空如洗,庭院草木缀满晶莹水珠,清风裹着果蔬与泥土的清甜,漫溢整座小院,清爽治愈,万般温柔。

年少盛夏,总在外婆的小院消磨终日。看草木疯长,听蝉鸣悠长,摘果疏解馋,伴晚风纳凉。外婆守着一方菜园,晨起打理菜畦,暮时静待晚风,以烟火温柔滋养满园生机,也以细碎陪伴温暖我的岁岁童年。

如今岁岁盛夏依旧,热风依旧,草木依旧蓬勃,可小院再无那个打理烟火、温柔守候的人。每每忆起这座盛夏庭院,满眼鲜活绿意,满心温柔回忆。原来世间最治愈的风景,从不是盛大山海,而是外婆庭院的一蔬一木、一风一夏。

夏光灼灼,草木长青,旧念绵长。一院盛夏风月,半生温柔思念。那些藏在藤蔓果蔬里的童年暖意,早已镌刻心底,岁岁年年,温柔相伴。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麦积调查队)

秋在黄河边

■ 王晓华

进入八月,黄河从豫西峡谷钻出来,“性子”忽然变慢了。入秋几场凉雨落过,河底泥沙慢慢沉下,流水变清显出几分透亮,映着塬上灰蓝的天。晨雾总爱从河面慢慢悠悠冒出来,蹭过滩涂,漫过低矮的土崖,一直涌到塬上地头才肯散开。

早上沿河堤走,岸边芦苇已经冒出白绒绒的花穗,一蓬蓬举在风里,蹭过袖口时,我胳膊上沾满了软乎乎的白絮。

过了堤就是村子,连片的玉米地贴着村口铺展开,秆子齐整整立着,穗子垂着沉甸甸的脑袋,顶上那绺焦褐色的须子,被日头晒得干巴巴拧成一团。

风从田埂钻进来,满田叶子哗啦啦响,声儿从地这头滚到地那头。再吹个三五天,绿叶子就慢慢褪成苍黄,整个塬上的田野,就在这风里一天一天换着颜色。

日头爬过塬顶时,地头才慢慢有了动静。一个年轻调查员手里托着平板,沿着田埂挨家走。农户靠在院门口跟他拉家常,说着说着转身回屋,翻出个旧本子。本子上有些字洇过水花了,旁边又补了新字,是这几年种粮的流水账,一笔一笔攒得扎实。年轻人用手指在屏幕上划,秋日的光落在屏幕上,映着身后田里玉米的深黄。遥感卫星从天上传回来的农田数据,此刻正顺着指尖的点击和眼前这一片玉米、坡下那几垄花生、沟边散种的谷子,一一对上了茬。

头顶忽然传来嗡嗡轻响,一架无人机从南边飞过来,贴着玉米地移动,小小的影子滑过田垄,从这株移到那株,没一会儿就飞远了。地里正拔草的人直起腰望了一眼,又弯下腰接着忙活,这场景他早已习惯。

太阳移到头顶正中,村子忽然静下

来。渠边的野菊还攥着紧紧的小圆花苞,要等秋风再凉透几分,才肯慢慢绽开。渠水细细淌着,像是在跟没走完的夏天做最后的告别。

黄昏比前几日来得早了些。西边的云慢慢烧起来,橙红的光从云缝里漏下来,落在村口的土墙上,土墙瞬间换了颜色,浸出一层温温的赭红。整个黄土塬都笼在这层暖融融的光里,远处的黄河水面铺着一层碎金,风一吹就晃成满河的星子。

炊烟慢慢升起,熬玉米糁的甜香、蒸红薯的软糯气、葱花炆锅的焦香,从各家各户的灶间漫出来,被风裹着送到巷子里。院门口的灯陆陆续续亮了,光从敞开的门里铺出来,在地上铺了一小片暖黄。

月亮爬上来时,整个田野都笼在薄薄的月光里。黄河的潮气从远处漫过来,湿润润的,混着黄土的土腥味,还有庄稼即将成熟的清香。白天输进平板里的那些数据,此刻正和这片土地一起安安静静地歇着。

春耕时播下的种子、夏季里浇过的水、那几百个起早贪黑的早晨和黄昏,此刻都变成了屏幕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符号。地里的玉米粒还在一天天变硬,浆水正悄悄往穗芯里收,再过十来天,屏幕上这些安安静静的数字,就会和田里实打实的收成合在一处,拼成这个秋天最完整的模样。

风从塬上吹过,带着霜还没落地的清凉。秋天正从这些还没收的庄稼里、从慢慢变黄的叶子边一点一点渗出来。等哪天早晨推开门,风忽然硬了,吹在脸上有了分量,塬上的庄稼就齐齐地黄透了。调查员摸清楚的这些“家底”,会像这片站了千百年的黄土塬一样,沉默而笃定地一天天厚实起来。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三门峡调查队)